

## 鳥人之眼

記憶中一個疲憊慵懶的午後，鐵重的眼簾被鐘聲突襲而入，散落一地鏽花。三月了，心卻沉睡在北極的永夜，亞熱帶還開不出蕊瓣，課業繁重的國中生，隔著窗，看向枝頭也在等待春眉的綠繡眼，想像一身綠葉會有紅苞待綻。

花沒有開，輕靈的鳥身飛離後，枝頭顛危的嫩芽顯得更零星。那一天班導遲遲未進教室，就算只有國二，我也能感到空氣中些微不對勁。腦海盤旋著綠繡眼雙眸未融盡的雪，圍成一個湖形，隔壁班導突然走入，在黑板寫上「我去賞鳥，安靜自習」幾個大字。思緒未止，揭露的真相如提早到來的夏天，偷飛的老師是被雷聲穿透的雨，唏哩嘩啦，撞得我滿頭包，留下被引力纏住的學生，對著教室伏倒、靜默。

細想始末似也不意外，昨日老師便嚷著鳳頭蒼鷹來到，定要上山觀察。我訝異的是她的行動力，在這座外熱內冷的島嶼上，還汨著一道鮮血，教我聆聽展翅的拍空聲。那節自習課很安靜，前面代導看著雜誌，老僧入定，頭上髮結如鮮豔的花；同學閉眼若冰河，剩磨牙聲推敲著時間、氣息發出聲響，推我進入她眼眶。

她是我國二導師，不知是因擔任班長的緣故？老覺被她盯，活像後母訓子，總得挖幾個坑讓我跳才行。慶幸我雖古怪，亦非頑劣學子，生活相安無事，只那些吐槽，算不幸中的大幸了。可就一雙眼，讓她像隻鳥般，窺我如獵物，不甚安穩。

老師是三十來歲的女人，未婚，有一頭飄逸長髮，紮起的馬尾會有風在末梢乘涼。對當時的我來說，她是美麗的存在，雖然身材有些走型，班上女生常捏起她的腰肉說笑，我就是被她吸引。尤其那雙會生出光的眼睛，因為覆上了隱形眼鏡，好像湖泊上棲息一層大霧，看不見前方指頭，卻清楚嗅到一陣方向，有溫度。

同學都猜我戀上老師？我只是喜歡望著不會說話的水面凝起湖光，框裡，天與水間是自然放低的地平線，符合水平線條的平靜原則。我清楚自己戀上的是那片風景，至於自己的生命狀態，這謎團在水底，是地平線下只能轉圈圈的波紋，浪花什麼的，隨著消失已久的風息，早就枯萎。惟一種師生情感，伴隨來自天空的激勵，彷彿春雨，是漣漪出現的主因。

說來我不好搞，一直覺得這個世界有種東西排擠我，用個無色玻璃杯罩住，所有招呼 and 空氣都有距離，那怕微渺如奈米，我都有從地面望向天空的感覺。那是一種穿透天藍色後的黑暗，而對於黑，我是惶恐的，好怕被擄獲！白雲可以乘著飛機撫摩，來自星光間流動的一切讓我咫尺如光年，無法測度。為了避免被擄走，除了上課，只要有機會我就會拿起書本、鉛筆盒之類的可立物，圍自己於城中。比較安全？我不知道，安全是個具有詮釋空間的名詞，對當時的我，裝模作

樣也是。

因此我不懂這一雙眼睛如何盯上我？穿過那一層不知是什麼的阻礙。起初，她只是企圖進入，微笑的眼把我擁入懷；而後視我為危險物，盤算的目光計算我每一秒人生；接著降臨到這座重力荒野，鷹眼似地捉我離地。她是不是當我成平原上的一株枯草？想要銜我至一個，抽盡維管束也到達不了的藍天？

老師首先帶我到了一片海。當時的我連生活環境都掌握不了，對於地圖上的標示冷若無感，坐在車上，安靜聽著音樂。她清晨帶我出去，隔著一層微妙存在，家人沒有問過五點多起床是為什麼？我爛熟地打開那扇厚重而冷然的門，再悄悄關上，走進與走出，無息無聲。老師的車子顯得有些吵，好在太陽未拉開的城市有一種幽暗，我可以記憶光的黯沉，然後一刷二刷地，塗抹在車上音軌。

海洋到來的顏色與天空一樣。第一次賞鳥，老師沒有為我準備什麼，只帶著簡單的萊卡望遠鏡。她曾說：「山中窺鳥選輕便型的，以免雙手負荷過重；水邊望鳥要固定在某一區塊，大小有多種選擇。」我猜想今天的老師心情飛揚，她是灰色海洋上的一道光，喜歡飛躍，手臂有中空的骨架。

那天我只記得看了一種鳥，白色身軀比每年肌膚上的冬雪要冷，雖然我不會真的看過這些冰晶凝結的花，記憶裡卻每天飄飛六角符碼。牠的嘴巴像母親舀湯的匙子，黑黑的，比家裡生鏽的餐具還髒，第一次與老師出遊，心裡厭惡地怪起一切來。當然，我不會說出口，包含家中一切，像鏡頭裡多點的風景，雜亂無從聚焦。

模糊、說不清楚的故事是幾經刷印後，受損、不清晰的模版，崩毀生自源頭，怎能印出動人情節？而學校紀錄本裡，我是一個輕度憂鬱、被定義成清寒家庭的學生；品行優良、學業優異，則是另一個，自己。紀錄是鏡頭裡最呆板的風景，素樸、無層次，人人可照，卻留不住一雙眸子。貧窮的出身使得我不敢輕易表露自我，在那個講究表象的年紀，經濟失能是不能說的秘密，何況家庭失調！吃著朋友接濟的飯菜，穿上另一個媽媽送的衣服，我知道世界不都是冷漠，只是回到家後，當壓力像冰河般，悄悄走向自己，命運總是這樣疊沓細瑣綿密的腳步。

我猜想老師懂了一些事，她的眼神卻讀不到訊息？是否老師也藏了一些情緒？

多年後，我才知道老師帶我走過的海洋是大肚溪河口，把河看成了海，是生命過於狹窄，至於那一群戴上極端色彩的鳥則是保育鳥類——黑面琵鷺。我訝異自己的眼界太小，也氣自己沒好好看待這遠來稀客。我的世界逼仄著一些沉重體會，喜歡翻譯看到的，成筆記裡一則則詛咒人生的文字。

我還記得的是她賞鳥時的眼，當海風吹動空氣鹹鹹的粒子掠過臉頰，她的眼專注若無人。我看不到望遠鏡裡捕捉到什麼？卻清楚在她眼角餘光碰觸到一種關

於生的悸動，振翅有聲。

沒多久，老師帶我上山，一個不同於海的時空。有了第二次出遊，我開始試著問她方向。本來預計上鞍馬山看藍腹鷗，當天霧重，只好改道八仙山。登高驅駛，她載著我的日子都是霧色，而我漸漸感覺自己走進了她的眼。

這一次我有了自己的望遠鏡，一樣是萊卡的，她對我總是大方，無論物質或陪伴。我記得那隻黑色的鳥叫紅嘴黑鵯，上了濃墨的身體，在我踏過的灰黑國度中是很安全的保護色。八仙山上這種鳥很多，一片沉綠的森林更鬱了。老師在我身旁一同觀看，不知是否察覺我眼角沉默？笑著指出牠們頭上的黑色鬆冠羽與我今日頭髮一樣，要我細聽那幾聲「小氣鬼」的嬉鬧。她一定覺得我很冷淡，沒有跟著笑，只是盯著紅嘴黑鵯的紅唇。萊卡望遠鏡是我的新眼睛，很少有機會，我會看到如此鮮豔，那一道紅很像老師，像光。之後又看了很多鳥，可惜當時並沒有那麼關心自然，只因她是老師，便一直聽下去。

數不清的鳥類是當時負荷，除了彷彿人生的黑，其餘能記住的，就剩黃腹琉璃。金屬藍成了迷霧裡最清晰的存在，鳥腹的陽光色更吸引我，以為沉重已經是人生究竟了，第一次感覺體內也有一些，關於太陽的信仰。老師在身旁說著保育概念，不斷的話語從河口走到了山間。她有意無意地帶我看了許多保育鳥類，我卻想著，思緒像迴圈：生鏽的家庭要保護，陽光需要保護，而看不到天空的眼睛也要？

她為我準備了一副萊卡望遠鏡，看到有顏色的山。

後來上了理化課，用不到的知識在成長道路上，一個個丟下，獨記得物鏡與目鏡短短的距離因兩顆眼，世界就大了。可惜她給我的自然啟發在當時太大太深，放下物鏡的我目光短淺，便又跳進螺旋與黑暗忽近忽遠。第三次出遊一樣在八仙山，藍腹鷗是迷霧裡的天空，不斷錯身。抱著遺憾的心情，歌唱一座山色的紅嘴黑鵯不再入眼，黃腹琉璃也失了光澤。「這看過很多次了！」我想是這句話傷了她的心，我說過的，我的眼睛總是逼仄，撐不開的人生格局是家中那扇門，只能靜悄悄。之後，老師與我的出遊也因國三來到，變少了。

那是個炙熱的暑假，對升學班來說，奢求窗外鮮豔總是夢想。我忘了綠繡眼會不會開花？確定的是，老師沒跟著我，走入這個陌生教室。新導師經驗豐富，過於期待的眼睛如宗教信條，我知道前行處滿是光輝，卻刺眼得無措手足。那時每天跑去找她，好像拜訪一個被迫拆散的戀人。我不是老師的戀人！只是眾多學生中一位需要被關注的異數。我感受到分開後的疏離，雖然多年後，同樣的工作讓我知道這叫離巢成長，是老師用心良苦。可那段硬生生割離的痛仍深深地刻在心口，我察覺到一對翅膀慢慢刺穿背部那個看不到的世界，先是兩個點，然後安靜地穿過骨頭、刺過皮肉。雛翼怎麼飛？那段時間裡，我憎恨著一個離我而去的

記憶，直到一個月後她決定到台北進修。

在燙傷皮膚的暑假裡，沒有比這更令人焦心的訊息，台中的記憶都由她架構，對於遠行至台北，我得承認年幼的自己過於高估這空間，以至於目送老師離開時，竟大哭起來。我知道眼淚沒有氾濫，它只是像兩條河，清澈地左右流著。我想起了八仙山上，老師曾帶我用手掬起十文溪與佳保溪的冷冽，乾淨見底的石子襯在手掌下，冰冷的感覺沒有凍傷心靈，反而在掌上開了一朵雪花。我到底是個孩子，不知道奔騰而出的眼淚讓她第一次腳步遲疑，那個如鷹般飛翔的女人，當她邁出去的步伐為我躊躇時，我清楚聽到了她渴望我成長的心聲。於是我擦乾兩條河，用力揮手，我知道老師也哭了，然後，一句話也沒說，我們就詮釋了再見。老師不習慣落淚，我想起她關懷我的眼神如春雨，那一天也是。而我不再哭泣，習慣在白色世界裡，那個綠繡眼也有的雪中，貯一湖故事。

關於她的最後一眼在考上大學後的聚會。上台北進修的老師順道修了婚姻這門課，她很疼小孩，有一回打電話過去，電話一端她用氣聲細細說話，彼時孩子正睡在一旁，壓低的聲音汨動著壓不住的愛，是溫暖的河。我想她不會鑄出如我小時的家門，持家路上，老師努力載著孩子飛翔。她約我出來見面，聊聊未來發展。老師戴上了眼鏡，厚重鏡片更有份量，我捕捉那一瞬眼神，銜草上青天的眼神依然，卻多了一種土地的踏實。我以為加重的霧會遮擋光輝，卻看到，被放大的慈愛，好像她教我使用萊卡望遠鏡時。第一次，我記得也是這麼模糊，然後驚嘆著放大後的清晰。理化課好像這麼說過，目鏡越厚，放大的倍數越高，她給了我一顆物鏡，並記得幫自己逐年換上更厚的目光。

如果知道爾後的人生會住在水田旁，在青山環繞下享受魚鱗似波光，或許我會更珍惜那片清晨。數不清的鳥是記憶裡不會超重的一部份，我想起了當時為何會感到負荷、厭惡。因為我的世界總是不同，有著童話幸福外的酸辛，尤其那隻黃腹琉璃展翅飛向天空一刻，我看到了灰黑色的羽翼張開，那時覺得天空不再蔚藍，太陽又染了灰暗。

大多數鳥類的眼睛分在兩側，少數雙眼向前。我看著望遠鏡裡的世界，其實還偷偷看著紅嘴黑鵯的眼睛，因為分開了兩邊，牠應該懂得黑白兩分的世界，還有光與暗的分裂。而我想起生物老師說過，雙眼側位的鳥類具有遼闊視野，我只能看到一個取景的眼睛，才是真正狹隘。我更記得，當時並沒看厭紅嘴黑鵯，只是老師補充牠為原住民銜火燒黑了羽毛，獨銜住火苗的嘴與腳，在希望中染成紅色，這故事傳達的悲傷交織了成長。我沒有在國中就體悟老師心意，這是一個孩子的宿命；可是長大後，追憶讓我清楚當時的無知並沒有阻礙老師不斷地關注。老師越發走型的身材只是因為愛，那雙帶給我希望的眼，與陪我踏過的山路如水，逐日澄澈。

她在我國中畢業前那個祁寒的春節送了一個紅包，火熱的袋子裡裝起摺疊好的照片。當時因為升學壓力，已完全沒有出遊，何況，老師那時正準備結婚。可我手裡發燙的溫度，使得自己看來就像冬天裡的花。近來回家清點了童年為數不多的紅色袋子，攤開摺起的故事，才注意到照片上一隻紅嘴黑鵝，穿過了鏡頭後，有一顆發亮的眼。愛是被放大了也不模糊的存在，穿越解析度的科學困擾，那是我記憶裡，看幾次都依然的純度。

家裡那道門已不那麼沉重，很多事不需要解釋，就這麼過去了。然而人生畢竟從這一刻改變，遇到這樣為飛翔而活的老師，她的存在超越了基因的演化，給我這被地面張力緊緊抓住的孩子，第一次抬頭的眼光。原來，初見那時候，早就預設著一對翅膀與目光。老師沒有藏住什麼情緒，只單純地，想引我走入新的世界，飛入天空，像一隻鳥，遼闊地裸視生命。